

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；法依四



- 三八五 人命呼吸間
- 三八六 護固慧命
- 三八七 跳脫現實的苦難
- 三八八 蕃薯不怕落土爛
- 三八九 嚴了嗎
- 三九〇 雲散長空雨過
- 三九一 認命
- 三九二 求福與造福
- 三九三 哺雛詩
- 三九四 雲在青天水在瓶
- 三九五 舊家風
- 三九六 錢在莊嚴
- 三九七 無助中的扶持
- 三九八 一方白布
- 三九九 改脾氣
- 四〇〇 榮親之道
- 四〇一 春天在哪裡
- 四〇二 無常又無奈的世間
- 四〇三 瓜青醋黑與椒紅
- 四〇四 自審

人命呼吸間

在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中，有一段佛與弟子間的對話：

佛問沙門：「人命在幾間？」對曰：「數日間。」佛言：「子未知道。」復問一沙門：「人命在幾間？」對曰：「飯食間。」佛言：「子未知道。」復問一沙門：「人命在幾間？」對曰：「呼吸間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子知道矣！」

佛意：「人命就在呼吸間」。只要一息不來，就是人天永隔。而臨終一關，非同小可，任何一位淨土修行人，都會念「願我臨終無障礙，阿彌陀佛遠相迎。觀音甘露灑吾頭，勢至金臺安我足」，多麼莊嚴殊勝的臨終場景！然而要真能「臨終無障礙」，實非易事！臨終前，有人老病纏身，行動不便；有人病苦折騰，頹喪失志；也有人慘遭天災人禍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總之，身為苦本，業報現前，舊業新殃，層層疊疊誰不祈求「臨終無障礙」，偏偏來自眷屬，來自醫生，來自疼痛的障礙，像巨石一般，讓人顛倒妄想，容易忘失正念。

古德說：「彌陀慈悲，以佛威神功德，加持庇祐行人。故此行人臨終之時，才能不亂，正念往生也。平日信願持名，主要靠自力。臨終正念往生，主要靠他力。他力無邊，故不必有所疑懼。如真欲往生，正好現在努力，提高正信，切願求生。」

話說「人命在呼吸間」，我們如何在「一息尚存」的現在，死盡偷心，堅固信願？古云：「但辦肯心，決不相賺。」紙上談兵，總不如真刀實槍操練一番。我們要念切志堅，隨時在胸臆間佈滿「阿彌陀佛」的陣圖，所謂養於平日，方能用之於臨時。加強臨終的種種準備，命終之時，自力、佛力，自然感應道交。

護 固 慧 命

朋友生了一場大病，鬼門關前走一遭。驚恐之餘，從新思考生命的意義，他決定要提早從職場退休，專心經營健康的身體。從規律的生活作息，加上食用清淡的飲食，及每天持續性的運動做起。果然，半年後精神氣色，大別於前。

當身體出現了警訊，一般有警覺的人，會積極面對，並勇於改善調理生活習慣，很多人因此保住性命，並將心得與大眾分享。話說我們修行人，身體出現了警訊，除了改善調理生活習慣外，有無勇於護固自己的慧命？人生在世，最多不過百歲，終究要走向死亡。我們知道，飲食無度，酗酒熬夜，情緒失衡，都是在糟蹋身體，摧毀生命。加上邪言惡語，殺生害命，貪愛瞋恨，這就重重地殘害慧命。

大家千萬別，只知道照顧看得到的肉身皮囊，而忽略了看不到的法身慧命。我們修行人，是藉假修真，藉著這期的生命，備出離的資糧。在世間，如果果要遠行，總要準備盤纏、衣服用品、交通住宿等等，安排妥當後，才出發前往。同樣地，出離生死，更是要備齊資糧，它是「大行」與「大歸」，行往何方？歸止何處？豈是平日悠悠忽忽，臨命終倉皇皇，所能安抵彼岸的。

要出離生死輪迴之苦，惟有歸依阿彌陀佛，往生西方淨土。要往生淨土，於持名之外，又須在日用平常，立身行己處，確實依教奉行。否則，雖然改善了身體狀況，縱使在人世間多活了數十寒暑，慧命則了無增長。屆時，該怎麼生死，就怎麼生死。正如《佛遺教經》所說：「譬如老象溺泥，不能自出。」豈不哀哉！

跳脫現實的苦難

在非洲大草原的廣袤世界裡，動物們為填飽肚子，進行著生存的競爭。較量著體力，較量著速度。勝者為王，敗者則淪為腹中食物。這就是現實。而人們，不論富貴貧賤，不分男女種族，也固定地在天地間，輪轉著生、老、病、死的老故事，這也是現實。在現實的苦難當中，太陽每天固定地從東邊升起，也固定地從西邊落下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若毫無覺察，這現實彷彿已變成理所當然。

也許，大草原動物世界的爭食，我們都覺得太殘忍了。可是，較之於人世間為短暫的權力地位、金錢美色，進行種種爾虞我詐，強取豪奪，明爭暗鬥，那又算得了什麼呢？可笑的是，我們未必冠以殘忍的形容，反而洋洋得意，以聰明智巧自居。只奈轉眼間，得到的，失去了；處心積慮贏得的親密關係，分離了；甚至因此結了許多怨。再加上本身，生、老、病、死的自然運轉，眾苦像熊熊烈火一般，逼惱環伺，於是人們一步步地走向死亡，不管甘不甘心。

儘管有人高喊：「我不要長大！」「我不要老去！」「我不要生病！」「我也不要死掉！」唉！喊得再大聲，也是枉然！就像狗群大聲狂吠著飛馳的火車一樣，火車絕不會因此而停下。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，就這麼自然地被認定為人類的宿命。

真的是人的宿命嗎？尊貴的悉達多太子，在覺察到世間的纏縛與逼迫後，脫下華服，開始去蒐尋真正解脫的方法。佛陀教導我們，解脫之道最根本的原則，就是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」。世間眾生一切一切的苦惱，原來都種因於貪、瞋、癡。好吧！「擒賊先擒王」，以戒對治貪欲，以定對治瞋恚，以慧對治愚癡，截斷煩惱的根頭，看清一向理所當然的現實，則宿命不再宿命。不必高喊，也毋須狂吠，只要從自身習氣下手對治去，要跳脫苦難，誰說做不到呢？

爛土落怕不蕃蕃

最近臺灣社會總是在負面的氛圍中，世界性的金融風暴，鋪天蓋地地襲捲而來；加上「三聚青胺」的毒奶事件，令全民陷入一片恐慌；還有一週一秋颶的強風暴雨，一連串的斷橋、坍方、土石流、水患等災情。受難者無語問蒼天，失親者號啕淚滂沱，看了怎不令人鼻酸！而政客淪喪的道德操守，多國洗錢的驚悚新聞，更令許許多多人為之氣結。

修行的你我不禁要問：「世界怎麼變成這樣呢？」「人心怎麼如此墮落呢？」

應該是人們的共業招感吧！古人說：「皇上無福，百姓遭殃。」皇上指當權者，當權者如果沒有福報，百姓就跟著遭殃。什麼樣的當權者有福報呢？是指頭大面四方？還是家室顯赫？或是高學經歷，能說善道呢？都不是的。福報來自「厚德」，《易經》上說：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」有德者能多受福，這是天經地義的因果。若居上位，能夠以政策照顧人民，福蔭所及，百姓所遭的殃害，也會減到最低；若居地方，即為「父母官」像父母在照顧孩兒般地，苦民所苦，為民謀福利。那麼，厚厚的德，是足以撐起一片天，讓大地上的人們生生不息的。

居住在臺灣寶島上的人們，原本是奮發向上的，前輩們胼手胝足，曾以家庭作工廠，日以繼夜，勤勤懇懇地工作，藉此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。這裡的人們，絕大部分是善良的，舉凡世界各地有災難發生，小小臺灣的捐輸，從不落人之後。這裡的人們，是堅韌的，每年在風狂雨暴之後，無不擦乾淚水，彎下腰身，挽起褲腳，重整破碎的家園。正如諺語所謂的：「蕃蕃不怕落土爛，風吹日曬根愈傳。」臺灣百姓的生命力，就像蕃蕃一樣，即使已經發霉了、爛了，還是可以落地生根，冒芽滋長的。這樣善良，生命力旺盛的人們，當找回「蕃蕃精神」時，一切風雨的飄搖，想必是發揮潛力的最佳契機！

嚴了嗎

雪公曾提道，年輕時，在山東的故里，家中總有一間閑屋，放置多餘的桌椅等，以供族裡或鄰家婚喪喜慶之用。凡族裡有事，大家無不通力相挺相助。特別提到，在打點喪葬事宜中，助喪者的態度言詞，都相當的慎重。

譬如：在入殮時，有助喪者甲乙二人，各在一邊打理，兩人要互問對方情形，甲問乙：「嚴了嗎？」乙要答：「嚴了！」或「還沒嚴！」

嚴了嗎？是指處理好了嗎？但是身處喪宅，不講「好」字。而以嚴字代替。嚴了嗎？也表示問：「周密了嗎？」雪公在《常禮舉要》上言：「臨喪不笑。」「里有殯，不巷歌。」「飯於喪家，酒不赭顏。」這些禮數，在在都是建立在厚道地「替人設想」上。

修淨土法門，助念、助喪，都非常稀鬆平常。尤其「助念」，相信很多人都有經驗。想想身處世間，那戶那家沒死過人呢？喪家一時間，遭到天人永隔失親之痛，一定六神無主。所以臨喪宅，神情要莊重，態度要誠懇，念念都在亡者身上，每一聲佛號，都為著要幫助亡者提起正念。也就是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念頭。這是為他設想，那麼，自己的事呢？

有位擔任教職的蓮友，他說，自己向來體質薄弱，病苦不斷，因此經常告訴家人與學生，設定自己這輩子的壽命約在六十二歲，不敢冀望七十八歲的平均年齡。家人與學生聽後都驚呼道：「那快到了啊！」他說：「是啊！」因此積極準備往生事宜。

那麼，您可曾設定自己活在世間的歲數？歷史上，唐朝李白六十一歲；宋朝范仲淹六十四歲；蘇東坡六十六歲；還是您覺得自己會長命百歲？唉！即便活到百歲，也不免一死。在這兒，筆者可要輕輕一問，往生資糧，您的準備「嚴了嗎？」

雲散長空雨過

「雲散長空雨過，雪消寒谷春生。但覺身如水洗，不知心似冰清。」這是憨山大師十三首「山居」詩的其中一首。

首句「雲散長空雨過」，仰望山居的天空，所有的雲霧都飄散開了，剛才下過一場雨，雨霽之後，浩瀚的天空一片碧藍。「雪消寒谷春生」，環顧山陵的四周，雪已經慢慢地消融了，雖然還感覺有幾分寒意，但看那樹梢上的枝極，已抽出了點點嫩芽，地面上的草坡，也冒出了幾許新綠。放眼所到，無不充滿了生機。啊！春天的腳步，已悄悄地來到了山谷。「但覺身如水洗」，眼前這片清涼的景象，讓人全身舒暢，好似經過水洗一般，潔淨無塵。「不知心似冰清」，不知不覺地，心情就像透亮的冰晶一樣，清澈澄明。

啊！何等輕安自在的境界！身居凡塵，終日俗務縈繞，一樁樁惱人的煩惱之外，還是煩惱。而憨山大師的山居詩，對大自然的個中消息，不論是春生夏長，還是秋月冬雪，都有其獨特的會心處。而世間人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誰沒見過「雲散雨過」，誰不在「雪消春生」中渡日。卻又有多少人達到「身如水洗」「心似冰清」的悟境呢？

雪公在日，經常講詩給學生聽，老人家說：「學詩可以開悟性。」而且詩「言雅義正」，「言在此，意在彼」，足以讓「言者無罪，而聞者足戒」。含蓄的文詞，寄託深深的用意，具有「溫柔敦厚」的教化功能，若看得懂，在領首莞爾之間，已心領神會。但是，老人家並沒有鼓勵大家作詩，因為現代人受古典文學的訓練不夠，要寫出合乎格律，又自然天成的佳作，誠非易事。

如今讀讀古人的詩作，像憨山大師的山居詩，短短四句二十四個字。詩中不只有畫境，更含有豐富深刻的人生哲理，能讓讀者產生莫大的共鳴，而性靈的滌盪，也悄悄地運之於無形。

認命

許多老輩都曾感慨說：「現代的少年人，都吃不了苦，受不了挫折。動不動就離家出走，燒炭自殺，好似每天都要是順境，才是過日子。想想我們當年」每位老年人臉上的皺紋，都刻畫著世間歲月的痕跡，當中隱含著多少逆來順受與認命。他們有說不完的酸苦，酸苦中卻蒸發出熬過來的自豪與回甘。

認命就是勇於面對現實，無情的世務不似童話世界，灰姑娘可以成爲美麗的王妃，青蛙可以變成帥氣的王子。如果你期待生命會像魔法一樣，那就太不務實了。現實的人生，沒有人可以選擇父母、兄弟姐妹或子女。也沒有人可以決定長相、財富與健康。這些都是先天業力的牽引。有人是遺腹子，那就命定一出生見不到父親。有人先天殘障，那也要接受某種生活的不便。也有人遭逢意外變故，諸如中年喪偶、子女早夭、感情被騙等，擦乾眼淚後，也要勇於面對。人生負面的悲苦，比比皆是。發生在別人身上，只是覺得「好可憐」，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就痛不欲生。而「認命」就是要重新認識生命的價值與意義，走出自怨自艾的幽谷，找到克服與正面的力量。

所以有人說：「認命也是一種修行。」你勇於向內省視，評估週遭的人、事與環境，並確實體認生命中，是有無法改觀或起任何變化的事實。你挺直腰桿，不再無力與沮喪，並積極尋找光明的出口，從此一直走下去！

有志修行的你我，在生命中，誰沒有或多或少或少的困境與挫折？正因爲這些逆境，成就了你我投入佛陀智慧法海的因緣。雪公曾說：「沒接觸到世間的憂愁患難，較難近道。」又說：「人在順境中，不會進步。」無常的世間，諸事難料。我們在「認命」中，謹慎前行，持著這樣的生命態度，現世保平安，臨終得往生。

福造與福求

《五種遺規》張侗初先生說：「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，不當爲子孫求福。謹家規，崇儉樸，教耕讀，積陰德，此造福也。廣田宅，結姻援，爭什一（猶今之少納稅），鬻（買）功名，此求福也。造福者，澹而長，求福者，濃而短。」

身處現今社會，已無士農工商階級之分。教養下一代，爲之求福或造福，不僅士大夫要留意，只要是身爲父母的，都要留意。印祖也說：「人未有不願生好兒女者，然十之八九，將好兒女教壞，後來敗家聲，蕩祖業，做一庸頑之類，或成匪鄙之徒。其根本錯點，總因不知愛子之道。」

不知愛子之道，十之八九，反而將兒女教壞。多麼令人驚悚啊！平常父母爲下一代，買屋購地，結好姻緣，爭取到種種優勢，或利用關係，幫子女求得好的職缺，這一切好似天經地義，理所當然。然而這只是求福。真正有眼光的父母，要幫下一代造福。也就是：「謹家規，崇儉樸，教耕讀，積陰德。」

這麼看來，教養兒女，也是一種修行。印祖說：「勿以有用之錢，作折福之事。世間癡人都如此。」世間人爲兒孫求福，總是盡己之所能，讓他們少受苦，多享福。最好是富貴，平平安安過一生。然而曾國藩先生說：「富家子弟多驕，貴家子弟多傲。」如果千辛萬苦，養了位既驕且傲的兒女，那原本愛子之心，是多麼受挫啊！難怪許多父母，老來感慨兒女無情，耗盡無數的心血，養的卻是位冤家，何等悲涼啊！

現代的父母，要培育子女成爲有用之人，比過去更加艱辛。現代是個物欲橫流、現實又功利的時代，也是爭表現、搶功績的時代，如何讓子女體認儉樸、規矩之美德，同時又能腳踏實地的認真求學，想來除了父母的身教外，更要求佛力慈悲加被了。

哺雛詩

清朝徐善建有首「哺雛詩」：

抱兒嬉樹下，新綠遮庭戶。忽聞啁啾聲，仰見春鳥乳。不辨誰雌雄，四翼共辛苦。一出掠青蟲，一居禦鷹虎；出憂居力單，居憂出遭罟。瘁羽豈暇梳，嬌音不遑吐。黃口快得食，那知翁與姆。感此撫童雛，何殊此禽羽？上念父母恩，淚下如注雨！意思是說：我抱著兒子在樹下遊戲，樹上新生的綠葉，茂盛得遮蔽了門庭。忽然聽見啁啾的鳥鳴聲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對春鳥，正在哺育剛孵化出的小雛鳥。遠遠的分辨不清楚哪一隻是雌鳥？哪一隻是雄鳥？只見兩隻鳥兒，飛來飛去，都很辛苦。當其中一隻飛出去捕捉小青蟲時，另一隻就守在巢裡防禦鷹鷂猛禽的攻擊。飛出去覓食的，憂慮在巢裡的力量單薄，在巢裡的則擔心出外覓食的，會遭到羅網的捕殺。牠們疲憊地忙進忙出，憔悴得沒有閒暇梳理羽毛。雖然有嬌嫩的聲音，也沒有功夫展露歌喉。而雛鳥只知道爭搶食物，哪裡知道父母的辛苦！面對這種情形，我感觸到自己撫育懷中的小兒，跟樹上忙碌的禽鳥，又有什麼差別？再聯想到父母養育自己的恩惠，不知不覺地，眼淚就像下雨般地掉了下來。

雪公《梵音集》也有首「父母恩」的歌：「長流水，好像父母恩，河邊草，好像兒女身。小草啊！不斷水滋潤，兒身啊！長掛父母心。」

有德者看到春鳥辛苦地哺育小雛鳥，就想到父母養育自己的辛勞。看到長流水滋潤著河邊的小草，也聯想到父母常年牽掛著兒女的恩情。是啊！父母恩重山高水長，《大集經》上說：「世若無佛，善事父母，即是事佛。」這一年來是金融風暴席捲全球的災難年，時值教孝月，願天下所有父母子女，能夠咬緊牙關，克服困難。父母如春鳥、長流水般，對子女永遠不離不棄；子女也要在溫飽中，漸漸養足羽翼，獨立高飛。

瓶在水天青在雲

話說唐朝大文豪李翱，任朗州刺史時，久聞藥山禪師德行高遠，曾經多次恭請禪師到家中供養，但是屢次邀請，禪師都不去應供。於是李翱親自到山中拜訪禪師，剛好遇見禪師坐在山邊樹下看經。侍者看見大名鼎鼎的李翱來了，趕快上前通報說：「師父！太守來了！」但是藥山禪師，依然紋風不動，繼續看經，並不理會李太守。

李翱懾於禪師的威儀，畢恭畢敬地站在一旁等待了好久，禪師一直毫無動靜。最後李翱實在按耐不住了，就憤憤地說：「見面不如聞名。」意思是說：我仰慕你藥山禪師的名聲，特地前來拜訪，想不到也不過是位拒人千里之外，虛有其名的禪師罷了！說完話快快不樂地舉步就要離開。

這時，藥山禪師卻開口說話了：「何必貴耳賤目？」意思是告訴李翱，何必重視耳朵所聽到的名聲，而輕賤自己眼睛所看到的，興起這樣的虛妄分別呢？

李翱畢竟是位知書達禮的人，聽了禪師的話，馬上拱手道歉，並且虛心請教禪師：「如何是道？」

藥山禪師以手往上指一下天空，又往下指一下水瓶說：「懂嗎？」

「不懂！」

禪師再說：「雲在青天水在瓶。」

李翱一聞，茅塞頓開，回去後，做了一首〈贈藥山高僧惟儼詩〉云：「練得身形似鶴形，千株松下兩函經；我來問道無餘說，雲在青天水在瓶。」讚歎藥山禪師已見自性，順手拈來，莫不徹法本源。後來李翱成爲藥山禪師的俗家弟子。《五燈會元》以「李翱居士」稱之。

風家舊

最近經過臺中大坑郊區，時值荔枝盛產期，好多鮮紅的荔枝，就高高懸掛在圍籬邊，纍纍成串，碩大鮮豔的姿色令人目眩涎垂。觀前顧後，不見人影，只要墊一下腳，伸出手，就可以摘下它。主人則是經驗老到，在荔枝樹上掛著多張告牌：「農藥噴灑期未過，請勿摘取食用。」哇！美果當前，好不誘人。然而，它噴灑了農藥，一時想要偷摘的心，只好冷卻下來。

其實，路邊的花樹果實，未經主人許可，隨便占為己有，便是偷盜的行為。臺諺有云：「細漢偷挽匏，大漢偷牽牛。」意思是小時候會去偷人家的匏瓜，長大後就會偷牽人家的牛。也就是說，小時候做小偷，長大就會做大盜。現代一般人，道德標準低落，加上不明因果，偷摘一點水果，或幾朵小花，都視為好玩沒什麼！然而，你想想，主人會做何想法？他辛苦的成果被人侵奪了，一定是失望、生氣、憤怒，對偷盜者，加以詛咒。他掛著噴灑了農藥的告牌，姑且不論真假，就是為了防盜嚇阻你別靠近。如果你還敢偷，一切後果自己負責。

慈舟大師說：「大家造罪心熟，即或已受戒者，造來造去又造到舊家風上去了。這個舊家風，即對眾生分別人我、鬥爭、是非之家風。略而言之，爭名奪利；廣而言之，爭奪財色名食睡、色聲香味觸故。若是修行能了生死，到不生死本地風光之家風，那就好了。大家要修到本地風光，還須精進勇猛，好念佛！」

造罪心熟，好不可憐啊！縱使受戒吃齋多年，稍不留神，宿生的惡習就會現行。看到枝頭上，鮮嫩的荔枝，想要摘下品嘗的心，就是眾生造罪的舊家風。所以修行人，要時時調熟自己，也就是時時要將惡習調伏住，讓善根長養進而成熟。如此往生西方，成就佛道，也才有分。

嚴莊在錢

話說約在三、四十年前，某學長遠從臺北到臺中親近雪公老師學佛。當他找好了住所，首先買了一張雅緻的小供桌，並細心佈置了一處自認頗為莊嚴的小佛堂。天真的學長，在一次面見雪公老師的時候，稟告以上種種，還邀約老人家，要不要去參觀他莊嚴的小佛堂？哪知老人家竟冷冷地說一句：「那都是錢在莊嚴！」

「錢在莊嚴」多麼觸動人心，發人深省啊！許許多多學佛人，在喬遷新居時，首先，要家中建構一處莊嚴的佛堂。然而，這只是學佛的表相。真正的莊嚴，是內裡心地的功夫，是「功德」的莊嚴。錢財可以佈置出莊嚴的勝境，可是無關乎「功德」！

這讓人想起，梁代的開國君主，武帝蕭衍，他大力推展佛教，建造了許多的寺廟，並大量翻印佛經。當他第一次拜見達摩祖師時，問道：「朕建造了那麼多的寺廟、盡心盡力護持佛法，這樣子朕有多少的功德？」

「無有功德！」達摩祖師回答。

「明明功德巍巍，怎麼說沒有功德？」

「陛下這些功德，不過是人天小果，是有漏之因，如同影隨身顯，卻無實體，只是一種空相。」祖師回答說。

「那麼，如何才算是有功德呢？」

「不可著功德之想。」達摩微笑開示：「自淨其意，自空其體，不著貪相，不以世求。」

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。」自認功德巍巍的梁武帝，最後竟被幽禁在臺城，憂憤成疾而死，令人何其唏噓！所以儒家以德行莊嚴其生命，佛家以戒行莊嚴其法身。所謂七寶富麗，光相赫赫，又豈只是錢在莊嚴！

無助的中持扶

正當臺灣的人們，在酷熱的七、八月苦苦期待天降甘霖的時候，東南方來了一個叫莫拉克的中度颱風。所有人包括臺灣氣象人員也評估，來了個不太大的颱風，正好填滿水庫的存量。它或許只是輕輕掃過臺灣的邊緣，給足了需要的雨水，而不會帶來太大的災害。

哪知人算不如天算，無情的暴雨，加雜著狂風，把一整年的水量，在一天兩天內，全部傾瀉在臺灣中部以南的山區。五十年來罕見的大災難發生了，風雨沖刷著過度開發的山巒，山巒崩裂了，土石在半夜衝進山邊谷地的村落；河流潰堤了，巨石夾雜著泥漿，也衝進了民宅。最慘絕人寰的事發生了，整個村莊與四、五百位的住眾，一夜間消失在崩裂的山石與泥漿裡。

想想受難者，是何等地驚恐！在山明水秀可以遮風避雨的家園裡，竟然毫無預警地整村集體被掩埋。泥漿的深度有五層樓高，就像一座山一樣。佛經上說：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山變成了窮山，水也變成了惡水，霎時間，無情的風雨，獠面獠牙地摧毀了田地、房舍、橋樑、道路、牲畜與人命。

災難就在大家的眼前，有人失去了父母，有人失去了子女，更有全家共赴黃泉。呼天搶地的哭號，潰決狂瀉的淚水，流過受難者的心，也流過臺灣百姓的心。變色的家園，惶急的等待，時時抽動死亡的恐慌神經，真是「三界火宅，眾苦煎迫，誰濟以安寧？」這令天地變色的風災，重創著美麗的寶島。怎麼辦啊？我無助的故鄉人！

雪公曾言：「沒有接觸到世間的憂愁患難，較難近道。」唉！但願這天大的憂愁患難，你我都可以化作入道的增上緣。痛定思痛之後，不再鐵齒白目，不再短視近利，就從跌倒處爬起來——重建的，不只是家園，更是一顆覺悟的心。看那滿地泥濘的汗水，聞那滿谷陣陣的屍臭，你我終此一生見證了「無常」。元楚石大師要我們，就在「猛虎毒蛇橫路處，大刀長劍逼身時」，急切回光，認取彌陀做扶持。流乾了淚，總要站起來。只要「放得目前荊棘過」，這場無情的風雨，一定能讓患難過後的你我，更堅強、更清醒、也更近道！

一方白布

世上有人貧窮到死的時候，蓋在身上的白布，都無法蓋得周嚴。生活在飽足安康中的人，實在難以體會世間饑寒交迫及恐怖不安的滋味。至於死時的困窘，不得安葬或草草收埋的情形，更是不明所以。

話說中國春秋時代，齊國有位高士黔婁先生，他死的時候，身上只蓋了一方白布，白布甚小，蓋上了頭則露出了腳，蓋上腳則又露出了頭。孔子的弟子曾參之孫曾西說：「把布斜著蓋，不就蓋嚴了嗎？」黔婁的妻子說：「斜著蓋有餘，不如正著蓋不足。先生在世的時候，非常正直，死後卻讓他歪斜，這哪能是先生的本意呢？」

「一方白布」的歷史故事，引出了「正直與歪斜」的人生啓示。雖然生活在貧困中，卻能硬挺挺地守著正直的美行。即便是走到生命的盡頭，依然風骨凜凜，連妻子都明確地知道，他不與歪斜妥協的生命原則。

想想自己如果身陷逆境，或財色當前，能否把持住個人應守的本分與原則呢？很難吧！否則古今中外怎會有那麼多人擁有了權力與地位後，便順勢貪贓枉法！還瞞天過海地表裡不一！因此可知，一個人心中有無道德的準繩，跟權力、地位、財富、美醜、家世、學問，毫無關聯。有人將操守，視為比生命還重要，有人則視之如糞土。在這充滿誘惑與陷阱的五濁惡世，名利像空氣一般，無所不在地薰著世人的心，惡法也無所不在地被渲染，被包裝著，修行人要如何在漫漫長夜中披荊斬棘摸索前行呢？

印光祖師云：「富貴迷人，可畏之至。平常人，手中或有轉交之錢，尚非己物，則心念便變，而為諸惡。況真有大權，而不變其心者，能有幾人？」

有智慧的長者，眼光如此銳利，眾生的惡習，好似在照妖鏡前，被一覽無餘。富貴迷人，雖只是經手錢財，感覺就不一樣，心念馬上游走迷盪，難以把持。修行的你我，怎能不記取數千年前「一方白布」的啓示？

改脾氣

「學佛不得利，重點在改脾氣。」

「那爲什麼，某大德說學佛學了三、四十年，脾氣卻依然那麼大？」

「先別對他人品頭論足，這損多益少。先反觀自己，學佛後改了哪些習氣？」

「那麼要怎麼改？每天總會有不順心的事，遇到找麻煩的人，或看到不順眼的人。」

「是啊！一般人遇到這些事，總是皺起眉頭，嘟起嘴巴，瞪起雙眼，擺頭揮手，心頭老大不高興，瞋火中燒，痛苦萬分。」

「真是會這樣！」

「唉！六道中的眾生都是如此這般啊！別說是人，看看野狗在爭搶骨頭的狀況，就可得知。人們在世間也總是爲了搶得眼前的好處，爭得頭破血流。贏者得意，輸者失意，少不得幾家歡樂幾家愁。」

「那麼念佛，就可以改善嗎？」

「也可以，也不可以。學佛的同修，都知道念佛很重要，可是，知道不代表做到。因爲凡夫眾生的心，一直以來都在虛妄分別上打轉，都在人我是非上遊走，假如嘴裡念佛，心裡依舊煩惱無邊，這樣喊破喉嚨也枉然。假如以佛號取代妄念，漸漸調柔，漸漸相應，習氣自然也漸改，這是淨土的正功夫。」

「那麼，還有助功夫囉？」

「是啊！碰到財色名食睡，還要控制住。如孔子對顏淵說的四勿，佛家的戒律，及種種道品，也都是爲了不讓貪瞋癡的習氣起現行。這助功夫其實跟正功夫也有很大的關聯。」

「改習氣，真不容易！」

「以前雪公曾經扼要地開示：『煩惱起時能覺，覺已克制勿續，念佛克制即可不續，此念起時，它念不生。』這樣做正助功夫合在一起了，染污心變成清淨心，煩惱心轉成菩提心。古人說，順情不起貪愛，違情不起瞋惱，到此田地，名利不能牽，五欲又怎能來糾纏呢？」

榮親之道

印祖云：「爲人子者，榮親之道。在於勵行修德，俾一切人，均以敬己而追念於所生，方爲最切要之方法。每見世人，親死之後，到處求有名有位之人，爲之題贊，而不在己躬下罷勉修德行仁，以期貽親令名爲事，世人多好名而惡實，特欲以一時作場面，不思以終身爲紀念也。凡喪、葬、敬神、待客、均當依佛制，不用葷酒。凡喪中作佛事，均當以念佛爲事，若念經、拜懺、做水陸道場，殊少實益也。」

人生世間，生老病死，誰都會遇上，當遇到家中有長輩或親友往生時，印祖告訴我們「榮親之道」，應如何行之。常有人家辦喪葬，以氣派大，場面大，或夠熱鬧，多人氣，來追思亡靈，同時也表彰後代的顯達，亡者的榮耀。祖師說，這都是一般世俗人好名惡實的作法。

吾等修行人，不以場面工夫來榮顯父母。印祖說，最重要在於個人要「行仁修德」，以此來追念先人。甚至喪中所作佛事，均當以念佛爲事，像念經、拜懺、做水陸道場，真實利益實在不多。

「大丈夫秉慧劍，般若鋒兮金剛焰。」祖師心中那把智慧劍，透過熊熊的般若燭照，懇切地告示：佛子啊！既要修行，就要做最確實，最有利益的功德。老人家張開雙手，像在驅趕不知死活的鴨群一般，一定要這些只務門面的愚癡眾生，走向安然的彼岸。唉！歲月悠悠，人們有限可用功的命光，一晃眼，就消失殆盡。取代的，可能是自己容色枯槁，輾轉病榻，氣竭力衰。或者是外在環境，困窘逼臨，心有餘而力不足。因此，不要將生命耗損在徒勞而無功的事情上，想要榮親，不要在場面上莊嚴，佛事還是以一心念佛爲最殊勝。

春 天 在 哪 裡

有一首溫馨感人的臺語歌謠「春天佇陀位」，它得到過第十八屆「最佳兒童樂曲專輯」金曲獎，歌謠的意思是問春天在哪裡？歌詞是：

「春天佇陀位？我去問花蕊，花蕊說伊正睏醒，叫我去問露水。

春天佇陀位？我去問露水，露水說伊咧曝日，叫我去問白翎鷺。

春天佇陀位？我問白翎鷺，白翎鷺說水牛咧等伊，叫我去問喵喵。

春天佇陀位？我去問喵喵，喵喵一直哈唏，續咧擱洗面，叫我去問阿弟。

春天佇陀位？我去問阿弟，阿弟目調笑眯眯，原來春天佇這覓。」

當聽到稚嫩的童音問遍了，「花蕊」「露水」「白翎鷺」「喵喵」「阿弟」最後發現春天躲在阿弟笑眯眯的眼睛裡。深深感到童趣十足，含意深遠。

春天，是一年四季中，最充滿希望，令人期待的季節，有句成語：「春風化雨」，是說春天的風雨最適宜草木生長，它也用來比喻良好的薰習和教育。就像「阿弟笑眯眯的眼睛」，天真無邪，足以撫慰疲累的人心，令人放空，令人忘憂。

在這歲末隆冬，天寒地凍，景氣低迷，謀生不易，多少人引頸期盼鳥語花香的春天趕快到來！當天真的孩童輕唱著「春天佇陀位？」大人們是不是也要深思，如何盡己之力，帶來春天的溫暖，將自己化爲春天的使者，給家人，給職場，給道場，給社會，給地球。

想想陶淵明，「夏日長抱饑，寒夜無被眠，造夕思雞鳴，及晨願鳥遷。」的困境，何等窘迫啊！媒體常呼籲：「捐發票救救老殘窮」！也呼籲少開車，少肉食，救救地球。君不聞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；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」「春天佇陀位？」果能身、口、意直通靈山那一點真心，重重無盡的菩薩行，將隨處綻放慈悲智慧的花朵，您能不讚歎「春到枝頭已十分」嗎？

無常又無奈的世間

今年農曆年假期間，常到養老院探訪住院的老人。有一天，看到一位老先生，用輪椅推著一位中風的老太太，老先生慢慢地將老太太推到樹下椅子旁，自己也坐下，然後拿出一個袋子，袋裡有個塑膠碗，還有隻塑膠匙。老先生拿起碗和匙，打開碗蓋，開始一口口地餵食老太太。老太太因為中風了，表情十分僵硬，但也奮力地張開嘴巴，接受老先生新年的探訪和特別的食物。

年紀大了，身體就不聽使喚。經濟能力許可的，可以請外勞，幫忙家務，照顧生活起居，一家人還可以住在一起。經濟能力不那麼許可的，或家中人口單薄的，又生病需要養護的，往往要住進養老院，或養護中心。您可曾預想自己年老力衰，無法料理生活大小事時，那是何等光景？

現今有很多老人是被棄養的，子女親友無力或無法照顧老年人，送進養老院或養護中心後，久久不曾前來探望。如果老人是失智，或重度昏迷的，他就無法表達期望。如果老人只是身體衰弱，腦筋卻清楚時，他會時時期盼子女親人，前來嘘寒問暖。屆時如果自己也被棄養了，那該怎麼辦？

印祖云：「凡人有病，可以藥治者，亦不必決不用藥。不可以藥治者，雖仙丹亦無用處，況世間藥乎？無論能治不能治之病，皆宜服阿伽陀藥。此藥絕不誤人，服則或身或心，必即見效。」

既生世間，全球近七十億人口，無人可以倖免老、病、死的折騰。人的身體，就像機器一樣，用久了，就會毀損，就會老化。醫院就像修理廠一樣，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醫到藥力無法發揮時，就是時候到了。展現在眼前的，就是這麼現實的人生。年紀大了，該進養老院，就進。該進養護中心，也進。一旦被棄養了，也就認了。這無常又無奈的世間，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呈現，只會加倍又加速。學佛的您我，倒也不要再在無奈中感歎，反而要轉個念頭，看無常是警訊，霍然放下世間的恩愛牽纏，終日服用阿伽陀藥，以期厚積資糧，來日得以生到常寂安樂的淨土。

紅椒與黑醋青瓜

雪公以：「瓜青醋黑與椒紅，等是眉味不同，正怯辛酸難下嚥，何堪苦再塞喉嚨。」來描述娑婆世界的味道。苦瓜是青澀的，醋是酸苦的，紅椒是嗆辣的。這些苦、酸、辣的味道，嚼在嘴裡都是令人蹙眉齟牙，難以下嚥的。而真正娑婆世界的味道，更是眾苦交相煎迫，除了生、老、病、死苦外，還有求不得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五陰熾盛等苦，這些苦總合起來，比苦瓜醋椒同嚼，更加令人不堪，可以說是卡在喉嚨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能。

瓜青醋黑與椒紅，色彩是繽紛的，就像娑婆世界，也有紅花綠柳，萬紫千紅的假像。假像背後，隱含深厚的苦痛真實。唉！夕陽無限絢爛，接下來卻是漫漫長夜。活在娑婆的人們，總是有道不盡的憾事與怨尤。好比貧困的思亨通，亨通的思家和，家和的思長壽，長壽的思康健等等。人啊！如果不覺悟，一直到最後一口氣，都還陷在這永遠沒得到滿足的期望中，無法掙脫。

且看，娑婆世界，雖然江山如畫，卻會有天災地變，水火蝗旱，地震海啸，走山土流，及人爲的綿延戰火，炸彈威脅，金融風暴等等禍害。尤其現在資訊發達，以上的災變，正以非常頻繁驚悚的速度，無情地侵襲著世界每個角落，並傳達到家家戶戶，人人都無法置身事外，眼見耳聞，豈能不感同身受？而且災難的摧毀性，大到令人窒息，殘酷到令天地變色。正是「世間千般苦辣，說起痛斷肝腸，眼是醋餅歪倒，空流酸淚雙行」。

反之，極樂世界的味道呢？雪公又說：「若問蓮邦味道，自然不似娑婆，美滿難誇究竟，香甜難贊如何？」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與莊嚴，在淨土三經上，載之甚詳。彼岸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食衣住行，四事自在，寶樹蓮池，天人供養，禽樹演法，令往生者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身爲淨土行人，逢此稱名念佛，得以往生的妙法，在吞嚥世間的「瓜青醋黑與椒紅」後，總要奮力跳脫苦海，「一剎那中離五濁，屈伸臂頃到蓮池」才是。

審 自

宋朝陸象山先生說：「念之正否？只在頃刻之間。若一念不正，頃刻而知之，即可以正。念之正者，頃刻而失之，即是不正。此皆在人一心自審。」《尚書》有言：「惟聖，罔念作狂。惟狂，克念作聖。」千古聖賢，不過在一念之微處來審察，天地鬼神，也只在此上勘人之善惡。

我們要如何審察自己心念的「正」或「不正」呢？初學佛的人，宜以五戒十善來作身、口、意的規範。平素沒留意自己心念的人，往往隨緣造作，好比隨波逐流的船隻一般，運氣好，風平浪靜順利進港收帆。運氣不好，遇到狂風巨浪，最後落得船毀人亡。

活在這麼紛亂的時代，個人主義風行，我們隨時隨刻，都會發現生命意義被扭曲，犧牲奉獻被嘲諷，社會價值觀被混淆，自由與不負責任被合理化。「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？」區區幾個字，幾乎顛覆了正妄的判讀。

宋朝文天祥在四十七歲的盛壯之年，絕筆明志：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唯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義盡仁至就是文天祥堅持奉行的正念，秉持正念，死得何等光明磊落！在這邪正不分，魔強法弱的當今，你我何不看古人，想想自己！

唉！你我都是千百萬劫以來遊走於六道的孤魂，今生何其有幸，遇到了佛法，再也不能放縱那狂野難調的心，讓它深陷於名聞利養、是是非非、勾勾道道、爾虞我詐的泥淖中了。時時審察，切切防護，這是千古聖賢凝聚念力，固守自心的功夫。而想要跳脫三界輪迴的修行人，更是要效法先賢，抽絲剝繭地一層層剝下紛飛的妄念，讓「不正」的心念頓時枯萎，讓「正」念，永駐心頭。那麼由意而身而口，又何愁它不「已生惡令永斷，未生惡令不生；已生善令增長，未生善令速生」。